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

崔清獻公全錄叙

菊坡公吾鄉先民史稱晚出番禺屹然有大臣風竟與唐張文獻公異代齊名予少知慕之而喜見其行之狀於門人李文溪者後讀本傳而知其狀之未備及觀宋立齋先生校增公

言行錄又知雖傳亦不能備公也公
平生以濟大端純之學而勵之以嚴
霜烈日之操故清明在躬日底深造
而不可量以朝著則蹇諤以郡縣則
字牧以刑憲則風采識者已以經濟
望之及選撫淮也力阻和議大備內

修遂截然長城淮左金人不敢深入以蜀變而推帥也至則叛者帖然首睦將帥凡樹循儲積捍蔽之數張既弘且要全蜀之命脈精神遂倍二虜不敢窺西和蜀人比祠於忠定清獻爲三賢及歸而鄉郡驚變於摧鋒登

俾一諭羅拜遂遒噫公何脩而得此哉文家山一代偉人獨稱公德之盛跨映一代則知士之無本徒欲乘幾會智術以取耀於一時者難矣而世之多公者每以不屑相位一事為重至稱為千載一人又推其隱意比之

叔肹然公自撫蜀乞祠終於禮書不赴者已在茂陵之世理宗之立蓋儻成於后相一時之奸謀與魯宣親見喋兄血而就之者不同端平之傾心延佇雖在彌遠既死之後然帝之多慾如真魏極一時之賢皆不能久於

其位宋至是爲何時且一丈不畜而七年之病尚可活耶觀公素以末路結果語其弟臨終又戒子姪以勿仕則其沉幾以自信者不待他推其意而已巍然如泰山之重矣若徒區區以不屑蹉步相位爲公榮者其末也

哉是錄宦狀傳言行而益以新得者
爲較全余久得之於蒲圻胡大參廷
獻允入滇入京復廣不離筒今至贛
始出與教官吳誠楊昱葦校之而付
邵憲副煉梓以廣傳蓋以公非但可
師於吾之一鄉而已也

嘉靖十三年龍集甲午孟春吉

都察院右副都御史瓊山唐胄書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目録

卷之四

再辭免除秘書監

辭免除兼太子侍講

辭免除工部侍郎兼同修國史兼實録院

同修撰

辭免除煥章閣待制知成都府本路安撫

使

辭免除四川制置使

四川制置乞祠

辭免召赴行在

奏劄二

辭免禮部尚書

再辭免禮部尚書

第三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第四次辭免除禮部尚書

辭免除顯謨閣直學士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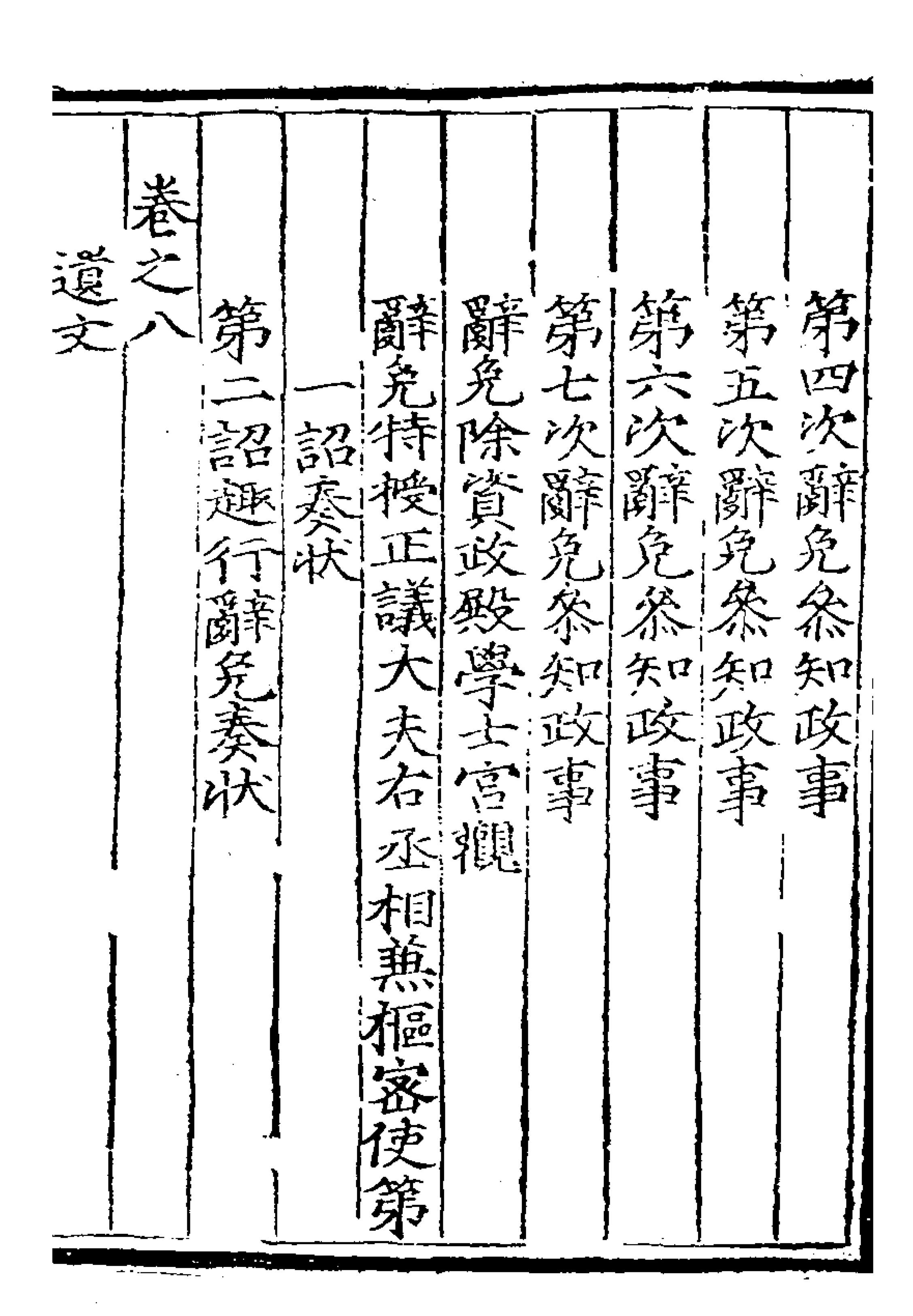
再辭免知潭州湖南安撫使

辭免除寶謨閣學士

卷之六

奏劄三

卷之七
奏劄四



嘉定甲戌正月以金部郎分閫東淮正當
金虜弃巢南奔之時人不顋往以君命
不敢辭首尾五年而不得代戊寅臘月
以少蓬召而病且衰矣自知不堪世用
決意南歸舟次豫章三疏丐閑而不得
請慉然東下艤棹南康重湖閣夜夢人
告之曰死於廬山之下覺而識其事并
以小詩謝山神

送袁校書赴湖州別駕

柴秘書分符章貢同舍餞別用蔡君謨世

間萬事皆塵土留取功名久遠看之句

分韻賦詩得世字

陳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别用杜甫老手便劇郡之句分韻賦詩得老字

危大著出守潮陽同舍餞别用杜工部北風隨爽氣南斗近文星分韻賦詩得北字

張秘書分符星渚同舍餞别用山谷晚風池蓮香度晚日宮槐影西分韻賦詩得晚字

李大著赴豫章别駕同舍餞别用杜工部
天上秋期近人間月影清之句分韻賦
詩得天字
嘉定庚辰正月二日楊尚書率同年團拜
于西湖因爲遊湖之集適湖水四合乘
興鑿氷泛舟如所約也杜侍郎賦詩和
之
荅李侍郎嘉定庚辰冬之官成都至城外
驛侍郎亦赴鎮常得相遇于道惠詩荅
之

寄黃州趙別駕虞衮入蜀舟次黃岡適趙
倅竒夫沿檄行邊不遇以詩寄之

送魏秘書赴召

送夔門丁帥赴召

送成嘉父

送范漕赴召

壽轉運使趙公汝燧

送洪暘岩赴班

君疇班引後寧古田滿成趍京時文溪以
宗正少卿召入極力引薦君疇自六院

入臺文溪力也後以言事去國嘉定甲

申以禮部尚書得請便道還家作此詩

卷之九

宸翰

制詔宣賜夏藥

轉朝散大夫進封開國子加食邑

宣賜夏藥

宣賜臘藥

轉朝請大夫

宣賜臘藥

文類

宋文

與崔菊坡尚書書 文公

家大酉書公文集端

克齋游公侶䟦公齋房大書

洪平齋書贊及䟦

䟦崔丞相二帖 文天祥

酹文 劉克莊

䟦文集後 李肖龍

元文

詩類

宋詩

元詩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録卷之一

言行録

言行録序

黎貞序（隱士廣東新會人洪武戊寅撰）

易稱進退存亡而不失其正者其惟聖人乎故柳下惠不以三公易其介孟軻氏以爲百世師范景仁踐歩宰相不屑就司馬公以爲天下勇雖未至於聖亦曠古之獨行間世之偉人也夫功名權利爲衆所趨雖郎署之微斗升之粟盡死猶戀戀而不忍捨矧位至將相禄至萬鍾得爲而不爲一斷

之以義非徒天下之勇百世之師者能如是乎有
宋季相崔清獻公其人也功成身退棄相位如脫
屣輕富貴如浮雲真二公之等儔泝清風于千載
之上矣丁嘗稽古今仕宦而至將相者非難唯善
行其道之為難其始進功名顯赫者非難其終退
從容以義者為尤難今觀公出處進以道退以義
可謂善始善終信乎天下不虛生斯人也始由太學
進士尹新[illegible]竹邑州循良之政慈惠之教已洽乎
民心矣歷擢右帥淮蜀侍講春宮經畧嶺南嘉謨
讜論奇[illegible]績素播乎遐邇矣舉賢薦能若遊侶

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三十餘輩各以道德功名表表于世大體立而規模遠矣桑梓英俊若李昴英楊汪中吳純臣溫若春出自門下因公獎拔皆至顯宦體國奉公不以避嫌而蔽賢矣逮自蜀致政歸老五羊上之眷禮愈隆虛相位以召公蒲輪几杖中使絡繹而公竟不一動豈無謂歟禮七十致仕公踰年八十血氣已衰知足不辱知止不殆深得進退存亡之義也或曰姜子牙八十應文王之遇而起郭子儀八十赴德宗之命不遑人臣之義死生以之豈以衰憊而忽於事君哉余

曰君子觀時而動商季之時紂之惡浮于桀民苦

霅政如坐塗炭文武切於救民太公出而輔之一

戎衣而天下定唐祚中衰逆胡窮禍四海分崩令

公以雄才重望繫天下安危未嘗一日去位安得

以清獻公爲比哉公遇理宗上無失德朝多俊傑

然北鄙自南渡以來虎視江左百年強敵其間宰

相才識如李綱張浚將帥忠勇如張韓劉岳猶不

能挫其一毫之銳况下於數公者乎其蟠根錯節

雖有賁育之勇良平之智亦付之無如柰何公鼓

舞四十餘年智勇竭盡晚年辭位道之常也若復

強勉應命隨時浮沉不過胡廣馮道輩貪禄固寵之常態耳何有補於事功哉端平已未冬郎官蔡節奏上曰崔某辭免已到未知幾時可来節奏崔某年高地遠病日半之臣料未必能来蓋當時近臣奏對若此則公之忠誠可見矣此余所謂公得進退存亡之義者豈不信然嗚呼公之德業可謂至矣史冊書之天下誦之子孫保之非私也公也非幸也宜也故天愛公壽以八十餘而不衰君愛公勤以七詔而不倦士愛公西山葦薦于朝咨𡑞輩讃于傳民愛公祠于蜀之仙遊廟于廣之蒲澗是

豈智力之所能爲哉故公盡天之理以事天則天亦必盡天之理以報公也天與理其可必而可信乎公之子孫聯絡簪組貳百餘年至今猶繩繩揖揖如螽斯之盛是天固可必而理固可信也爲子孫者尤當善守家規翼翼以誠身兢兢以保業進脩不已善慶擴充必有出類拔萃繼承先志復秉鈞軸于今日矣公有文集值兵火不存公之五世孫子璲僅得一二用附于錄因出斯錄示古岡黎生貞生郡人也盥手恭讀再四感慨嗟嘆遂紀其實摘其要而書于卷末云

劉穫序

刑部廣東司主事江西廬陵人永樂五年六月撰

宋嘉熙三年十二月十一日觀文殿大學士廣東路經畧安撫使崔與之以疾薨年八十二贈太師謚清獻累爵南海郡公公自司法至學士累遷三十餘年而拜尚書與相凡七徵皆辭不起竟得請以學士致仕歸田里理宗高其風節大書菊坡二字賜其家家無所有惟圖書白窗鷄而已公平生不事家人生業不尚浮華不㤕聲色故歷仕四十七年而無疵可指其未仕也以經史文章綱常制度善惡得失明其學既仕也以致君澤民經邦輔國

進賢退不肖爲己任既退也又以全題爲己樂可謂明哲之士社稷之臣矣五世孫子璲輯公之政事文章德行薦擢出處暨夫君命臣對之辭名曰言行錄將鋟梓發公之潛德于後世求予考正訛舛序篇端余讀再四竊伏自念天生聖賢異於人其建德業立事功必有超於人何則見大電繞北斗樞星而生步大人之武而生見菖蒲發花而生及其生也所謂皆聖賢之事載諸史冊可考公之母露坐有星墮懷娠而生公故公所行德業大異衆人良有以夫復竊方公之政事若張九齡文章

若陸贄德行若婁師德薦擢若狄仁傑出處若張子房故公之仕歷三朝而聲譽益彰況乎君臣相遇爲難而力辭歸老爲尤難宜其祀於仙遊廟于蒲澗從祀於增邑之學宮而子孫相繼與言行錄永傳於百世百世之下仰清獻公之光感發興起而復公侯之始者則子遂輯是書功莫重焉孝莫大焉

余鼎序 翰林院脩撰星子人 永樂十四年八月撰

嶺海間離火明秀之氣發而爲奇木美石犀珠玳瑁翠羽之屬然亦是以當之惟其絪緼磅礴積之

彌久則英明偉特之材間世而出出則羽翼當朝梁棟世道使天下後世誦其書景其行想見其人於嶺海之表明秀之氣於是燁然見焉惟南海崔伯胃氏偕其弟伯張特其六世祖清獻公言行録介予友戶科都給事中李公孟昭徵予序之竊惟嶺南在唐有張曲江張曲江後三百餘年而宋有余忠襄公忠襄公後百餘年而清獻繼出是三鉅公與嶺海同其高深與日星相為炳燿豈非所謂天下後世之所想見者耶公於開禧嘉定中歷秘書史館侍講東宮多所論建其帥淮東也繕治甲

兵備禦虜寇殫忠盡瘁算無遺策其撫川蜀也推
誠心以綏士卒明尺律以整武備迄數歲而境内
帖然宋室無西顧之憂以公之可恃也尋遷南海會
群盜猖獗公登城一麾而渠魁奔潰豈非公之德
化素孚於人乎時理宗注意寧輔屢厪勑召公寔
已衰邁不能遠道乃抗疏力辭懇切之情出于肺
腑然當時皆以端揆望公未嘗信其衰也未幾公
遂蓋棺而衆議定矣噫公之始終光明俊偉人謂
其有大臣風又謂其與張余二公異代齊名斯言
得之公之孫子至今以文獻相傳猶能繼述祖德

而不忘且蜀人以張忠定趙清獻偕公爲三賢祠于仙遊閣南海以公與張曲江祠于學宮然則公之聲光赫然於川嶺之間未嘗泯也豈無慕其流風餘韻而興起者乎覽是編者當肅容起敬

宋端儀序 廣東按察司提學僉事福建莆陽人弘治十年六月撰

宋至寧宗末韃靼日彊金虜南徙而李全又叛附不時宋人立國錢塘僅僅支撐以免亡滅假使當時繼統正傳授明縱彼腥羶之氣逼人崛起之勢可畏而我之民彝物則固自若也柰之何黠后權臣相倚爲奸利子竑廢而理宗立旋又擠竑於死

地三綱淪人紀壞國之所仗以爲精神氣脉者至是蓋已澌喪無遺雖當時名士往往隨世以立功名大賢君子則有的知其不可而嘆息痛恨焉思欲究其名伸其道以求無怍於心而扶植倫紀者南康李公燔莆陽陳公宓與南海崔公與之輩設茍不肯輕拜理宗除命其意固有所主然李公曾露諸言論間人易得而知之陳崔二公則未嘗片言以著形迹是以淹淹二百餘年其事猶昧晦弗彰夫君子尚論古人因時以考其行攄事以原其意張子旁終始爲韓之心楊龜山始能得之匆謂

古人心術卒不可得而測也予初讀宋史陳公傳
揆公所以堅卧不起意實有在於茲來南乃得崔
公言行録觀之蓋公嘉定末自蜀帥罷歸及寶慶
後帥湖南不起帥江西不起端平中再除吏部尚
書又不起值權舞軍士作亂薄廣城公登陴撫諭
朝廷聞之即家除帥公既平賊遂謝閫寄徒以不
忍鄉郡荼毒𢇁勉一出而帥臣六閱月俸給悉還
公帑已而參除降麻前後辭免至二十疏雖祠禄
永錫亦不受此公微意之所寓也昔魯宣公爲弑
君者所立公弟叔肹非焉終其身不食兄禄與之

財則曰我足矣公之心其叔肸之心乎自古豈有
倫紀晦蝕之人而可與共成正大光明之業者哉
按史理宗初立有鄧若水者不勝忠義激烈欲上
書請帝誅權臣讓國于近屬之賢者向使其策得
行公豈不爲衛武之九十入相文彥博之九十平
章以副當宁思賢之心以援四海將溺之民而樹
功名於晩歲耶惟其意有所主心有不安故其出
處之際確乎有定力而不可移焉近世評公者或
謂其清風高節或謂其洪度雅量或謂其知幾知
微要之皆淺哉乎其知公也他書載公有菊坡文

集與其所謂嶺表便民榜海外澄清録今皆亡失
子孫所傳寫不過辭榮章奏若誥勅荅詔及遺文
詩歌一二而已又皆與言行録参錯無倫緒予皆
畧爲之更定而并以其所知者增益焉因揣公心
事之微以自附於推見至隱之君子而就正于有
道云爾

言行録上

公諱與之字正子其先汴人紹熙庚戌補大學生
癸丑登進士乙科爲潯州司法再調淮西檢法格
知建昌軍新城縣通判邕州知賓州提點廣西路

刑獄兼提舉河渠常平事召除金部員外郎嘉定甲戌以直寶謨閣帥淮東就任加龍圖閣將作監太府少卿己卯冬召入除秘書監兼太子侍講庚辰春擢權工部侍郎兼國史實録院同脩撰四月以煥章閣待制帥成都辛巳冬權四川宣撫使因以爲安撫制置使兼知成都府甲申丐祠以權禮部尚書召力辭歸田里理宗登極除顯謨閣學士起以湖南帥辭不赴遂除煥章閣學士提舉鴻慶宮紹定己丑復除徽猷閣學士起以江西帥與其便道趨朝又辭不赴乞致仕不許端平甲午除吏

部尚書不起拜端明殿學士提舉崇福宫乙未三
月以廣州軍變除廣東路經畧安撫使兼知廣州
六月事定即召代拜叅知政事七辭不起除資政
殿學士提舉洞霄宫丙申年拜右丞相兼樞密使
十三疏辭不許嘉熙戊戌始得請改觀文殿大學
士宫觀如前己亥以觀文殿學士致仕與宰臣恩
例十一月以疾薨年八十有二贈太師諡清獻累
爵南海郡開國公母夫人羅氏露坐有星墮懷娠
而生公幼名星郎及壯補上庠初參齋或夜憂有
烏龍蜿蜒盆中翌旦公適至盥于盆聞者異之 行

太學說齋碑

公蚤孤家貧刻苦向學讀書務通大義不事章句爲文務得大體不事綴緝少倜儻有大志應接事物動有機警初任滁州法掾部使者巡按壓境驛治久圮郡委督辦甚峻厄無所取公命吏以淡易辭厄覆之倉卒完集在淮西幕時王樞密當國有子豪奪僧寺田官吏無敢決其訟公直筆擬斷不爲權勢屈王聞而壯之薦于朝由是諸臺交剡爭致家集有謝王樞密啓

治新城以撫字寓之催科酌道里爲信限悉蠲浮

貧民輸直造庭下東廡交錢西廡給鈔未納無泛
比已納無泛追不事一箠而賦益辦前是編民以
役破家相踵公既去所以蠹役者民爭應恐後會
歲侵舉行荒政供億軍需無窘蹙峻迫狀邑境帖
然當路取其規畫下諸州縣倣行之上其治行家集
見辭松內陞擢狀
通判邕州未赴特旨與在內陞擢差遣公力辭竟
之本任識者高其有難進之風家集
倅邕未朞適賓州軍閧諸臺以公長於應變列辟
賓守其折姦萌不動聲色憲使楊公方爲時名流

按部至賓見公處事識大體愛民有實惠期以經濟事業諸郡邑獄訟久不決者悉歸之剖決如神一道稱快遂特薦之（家集見湖 賓州志）守賓年餘除本路憲使誥云爾入分符在久治有休聲兹予命汝持節于本道豈徒爲爾寵哉以爾習知風土之宜則廣右之民有所不便及所願欲而不得者皆可以罷行之公益自奮厲以爲嶺右去天遠甚官吏任情摧剥須澄清之視事日首榜所屬明示要束吏姦民瘼纖悉畢載號令明肅觀者懼焉以公擊搏不避權勢貪汚之徒有望風解印綬

去者其榜一曰獄囚充斥之弊二曰鞫勘不法之
弊三曰死囚冤枉之弊四曰贓物供攤之弊五曰
戶長科役不均六曰弓手士軍擾擾七曰催科泛
追八曰緝捕生事九曰姦猾健訟十曰州縣病民
等事後其守高惟肖廣帥趙汝楷見之服爲吏師
梓行丁世雄家

公道經連州時官民耆儒迎謁于州治將行因書
曰有才者固難得苟無德以將之又爲累爾窮達
自有定分枉道以求之徒喪所守州人以爲名言
刻于石

公為廣西憲欲渡海決因吏人云海濱有神最靈若欲渡海須禱決於神不然鮮克有濟公曰海外諸州官吏不法久矣我欲為民除害豈問神耶遂理舟渡海離岸方頃間風濤大作柁為之折公亦不禱于神四舟整柁以行諸吏畏恐公乃就舟中陰禱於天須叟天色開霽風浪帖息及至海劾四郡貪黷吏數人自此官吏始知有國法不敢害民矣至今海外立公祠堂歲時祀公不絕亦公恤民一念上通于天故也廣人集公政迹為嶺海澄清錄

廣右境土荒寞四州又越海外昔者輶車按行之所不到公歷巡所部躬覽晝暑星行露宿以葉舟渡朱崖衝冒川途之險而弗顧自春徂冬往反數千里形容凋瘁鬚毛悉斑所至搴帷問俗導人使言有條利害以告者必為之罷行乃去幽枉之民遮車而赴愬者駢肩累迹于道家集

嘉定七年金虜為韃靼所攻棄燕來汴李全復據京東兩淮腹背受敵命公帥淮左陛辭首疏以選擇守將招集民兵為第一事別疏畧曰金虜垂亡惟定規模以俟可乘之機最是要務山東新附置

之內地如抱虎枕蛟急須處置自古召外兵以集事事成與否皆有後憂當來若欲招納合計爲兵若干錢穀若何而倚辦爲農若干田牛若何而措畫今既來之無以安之使飢餓於我土地及其陵犯又無控御之術幾至稔禍事勢如此只得因病處方無從以受病之源歸咎既往乞下制司區處要使命令一出帖耳退聽家集

守揚州登城臨眺形勢謂濠河陻陿褰裳可涉守禦非宜乃度遠近準高下程廣狹量深淺爲圖請于朝許之河面濶十有六丈底殺其半深五分廣

之一環繞三千五百四十一丈壕外餘三丈護以旱溝又外三丈封積土以限淋淤又廣地七丈以受土使與危堞不相陵復作業城五門爲月河總百十七丈而南爲裏河又八十七丈西北曰堡城寨周九里十六步相去餘二里屬以夾城如蜂腰地所必守左右疕淺隘浚之環如州城壕計七百三十一丈且甃女墻以壯其勢外壕既深水勢遄下市河涸不可舟有𨍏𨎱餉難爲力又加深廣造興梁五經始于八年八月訖于九年九月工一百一十五萬四百二十五費朝家緡錢三十四萬八

千七百五十六米石二萬一千八百四十七州家
繳犒爲緡錢五萬一千六百節縮有道勸懲有章
公私不以爲病揚州重修城壕記
沿城外羊馬墻内環植柳樹官軍多以小枝應數
公出鏹責將校募諸營選夫如臂者培插長茂周
遭六萬一千五百餘株二三年後小者可爲薪大
可爲櫺木留根四尺樣吾意錯禁限工具春至復
生家集
揚州倉廥少且地壕新糴無所放處公視北門内
舊柴場地於市河爲近邑刱倉厫十二座積粟充

裕家集

俻禦之計人患兵少公獨以兵不在多在素練耳以諸軍分作三等教閱弩手以年力高強而善射者爲上繞踏施放合格者爲中餘爲下鎗手以身材及等伎而有膂力者爲上雖不及等伎而少壯善擊刺者爲中餘爲下騎兵則以人騎輕捷武技精熟爲高下先布陣勢縱横來往用草棒相擊以習刀法或用包頭氈槍馳逐格刺以習槍法然後大走馬圍射用拒馬圈闊射垜至四十步施放三箭來往四遭精熟又加步數五日一赴州治教場

閲習委幕僚督視籍中否優劣月終比較賞罰則
親按激犒練習既久上等出等中等爲上下等爲
中人皆可用戰則上等居前鋒中等佐之守則上
等當衝要中等助之下等供戰守雜役遇敵戰勝
賞亦有差仍下諸州縣屯戍一體行之由是淮東
軍聲大振 家集

諸屯軍馬歲例九月後三八日壓馬出城三十里
田習爲文具公至始刱爰牌分寫八卦如探得乾
字即令旗頭擎乾卦旗出北門將校率群騎視所
向以往遇岡坡溝澗徑趨直前不令迂繞取道使

人馬相得過險不懾緩急可恃為用家集

淮東數百里皆夷曠惟滁州盱眙軍多山林方山石固山嘉輔砧崖高峙上有泉源公募民築五山寨累石為城料簡丁壯選材力服衆者假以官資統之月差一百二十五人分布守望官支鹽四百一十貫米七十五石有警邊民悉家于中併力捍禦又慮姦民乘時剽掠以路鈐劉諶老成忠義用為五寨都總轄鎮壓之家集

淮郡有萬弩社公謂追襲邀擊騎射為優遂請于
朝乞於本路屬邑更刱萬馬社募淮民為之縣額

百人應募者閱試合格官助鞍轡錢二十千人使租稅三百畝平時散在田里緩急調用仍選材智出衆者統之家狀

浙東大飢流民渡淮求活以數千計公命僚屬於南門外籍口給錢米民得無飢亂以死無不感慕且請下朝行之兩淮端明洪公咨夔嘗有詩曰寨下人家益益春又推餘澤及流民慶州小范青州富合作先生社稷身洪平齋文集

廟堂貽書欲主和議公答曰古今未有無夷狄之中國而中國所恃以待夷狄者不過戰守和三事

而已唯能固守而後可以戰可以和權在我也守
且不固遂易戰而爲和權在彼也自大將也重兵
于山城孤絶之地而淮東守禦全勢因此大壞局
面一差着着費力彼方得勢而我與和必遭屈辱
況虜寇尚留吾境敵情多詐從違未足深信徒使
軍情疑貳邊防縱弛必爲所誤犬羊貪狠之性非
其力屈未易和也今招信之寇雖未退而五山寨
錯落相望邊民米麥盡數在砦野無所掠其勢只
得攻青平山又復失利而去繞㑹陳世雄等軍分
頭頓兵關集山砦併力剿逐其勢必不能久駐又

淮陰之冠楚州已遣季堯所部忠義人前去迎擊敗之更看事勢如何且如東海漣水爲我所有山東歸順之徒爲我所用一旦議和則漣海二邑若爲區處山東諸酋若爲頓放蕭墻之禍必甚於顏亮和亦可遽言也比因繆將喪師辱國憤恨俱廢寢食心氣大作委無精力可以應酬乞别差適敏者以任和議之責家集

虜衰小舟渡淮爲官軍驚遁難至公曰虜壯多詐強則示弱弱則示強今來衰殘恐我遣師故爲虛喝耳遂移文戒軍仰預行體探密作隄備以俟其

來併力剿殺毋容一人一騎脫去後潰頭梟告警

俘馘幾盡 家集

宋丞相崔清獻公全錄卷之二

言行錄中

淮陰寶應滁州築城浚壕措置守禦官軍勞苦公委官相視激賞費交子六萬貫悉自撙節那融不請科降（家集）

楚州青河口寇所必趨無險可恃遇警敵於對岸覘我軍虛實瞭然在目若乘虛伺困奔衝而來不戰自潰公乃築城置戍可守可戰申請乞置副都統于楚州以總内外之兵於是山陽淮陰如常山蛇（家集）

盱眙屯重兵雖臨以大將而有外實內虛之勢公白廟堂曰用兵如奕棋置子雖疎取勢欲接旁角失勢腹心勝之今局面似少差使智者臨枰不過急於求活萬一敵以疑兵牽制盱眙以勁兵由他道而來則孤城隔絕于外將有腹背之憂豈能涉遠相援乞移大將近要以養威却於統制官中選智勇可當一面者總戍山城盖滁與盱眙距天長各百三十里大將駐天長虎視四郊則臨機隨勢策應出入變化不爲敵所窺而淮東脩禦之勢全矣

時廟堂以張皇為戒公上劄言守邊以鎮靜為先
以張皇為戒古今之通論也然事勢有萌猶戒張
皇備禦未周徒為鎮靜識者隱憂諜聞燕山已立
新主韃靼又復交攻山東乘虛寇之亦甚蹙迫然
且簽刷軍馬斂科粮草屯海州屯清河屯招信濠
梁此其意向可疑彼境之人皆言其垂涎歲沓不
得欲以兵脅取豈容無備如滁州合整緝關隘以
為障蔽盱眙合措置山砦以為聲援楚州合經理
清河口守把淮口以為控扼輪日教閱激作士氣
常時戒嚴以守為戰非惟緩急不致誤事亦可集

事 家集

制司容遣劉琸等渡淮攻泗州全軍敗覆公慮虜兵乘勝衝突亟遣強勇馬軍百騎星馳盱眙沿淮一帶巡哨官給鎧仗及紅綠白布馬衫各百領併諸色旗幟令其隨處換易晝夜往來莫測出沒或多或少或分或散遇平野則馳騁打圍移文州縣却稱分頭遣去五百騎巡邏又慮盱眙山城孤立積穀九萬餘石及鎮江揚州節次搬去攻守之具甚多亟選精銳軍三千人厚加激犒星夜馳去捍禦又慮朝廷憂顧以書馳報曰天長盱眙等處各

已增戍雖無舟師已密令將在淮馬船牢守恐爲
羊皮軍所襲彼若車運小舟渡師即是送死可報
東門之役彼若措置大舟亦非旬日可辦則備禦
大畧已成倫序矣財貽添到策應軍五千餘併收
拾散亡共可及萬人內揚州撥去敢戰精鋭二千
八百人皆平時素練之士儘可爲用事已至此只
得隨機應之覷寛懐抱家集
泗州盧皷椎遣殺降旗軍七人送歸南岸告之曰
盧元帥不殺降兵公謂我青面軍彼所忌也故設
計誘之以離其心怠其力耳即貽書劉都統曰官

軍渡淮攻戰自合奮不顧身今已降虜又復來歸
須從軍法以沮賊謀以固士心（家集）
楚州武鋒敢勇旗軍王勝等一百餘人搶奪寨門
帶器甲逃去入射陽湖從者益衆公即下諸處牢
固守禦又慮蔓不可圖遣將官李椿齎旗榜往諭
之軍衆各稱揚州安撫恤軍愛民願聽招諭王勝懷
疑令温富從往招提寺別寨固守及降公擒王勝
温富誅之餘悉黥罪分隸諸戍（家集）
公除秘監丐祠不許冊次池口得報江淮宣撫使
辟充參謀公謂除命在前辟命在後雖未被受然

已報行況今殘虜寇邊義當體國只合申審乞免
造朝以就宣幕遂移京口聽候指揮尋有旨令入
奏方回棹赴闕首奏臣自外來但知外患未息之
爲可憂致身内地始知内治未立之爲可慮蓋内
外之情不通最爲今日大患人才之進退言路之
通塞國勢之安危係焉用人必親其人聽言必行
其言事之巨細必有良規而後可以獨運事之利
害必有真見而後可以獨斷頣於用人聽言之際
一付公論詔大臣首清中書之務力爲外禦之圖
延接諸賢參稽衆論凡大施設大經畫合謀而發

訂之以求至當之歸奏稾
廷對劄子言立國之道在謹邊備以為藩籬安人心以為根本根本固則藩籬壯乞行下江淮制置司應淮郡尚有賊盜去處亟作措置務要綏靜俾民復業為國強邊又乞契勘極邊曾經盜賊戎馬侵擾去處稍加寬恤去年殘欠且與閣豁今年夏春或免或減等第施行務有以係其心寬其力不惟可以實邊緩急可以為官軍聲援奏稾
又奏事功之不立由意嚮之不明意嚮之不明由規模之不定殘虜鏁微窮獸必搏要汲汲自治以

待之乘釁一動收功萬全臣昨具疏五年力持守
禦一說始終不變毀言日至不遑恤也有爲進取
之舉者臣知其必不利又有爲議和之說者臣亦
斷以爲不可行既而竟如所料今虜退三閱月朝
廷幸目前之暫安寢不經意邊臣日上平安之報
而不言禦備之方正恐不待秋高邊塵已聳必有
潰裂四出之患乞行下江淮制置司安撫司軍帥
邊守凡有城壁去處各仰開具逐處見管官軍若
干民兵若干屯駐大軍若干椿積芻草料若干
城池關隘有無疎畧合作如何葺理戰守器具有

無缺少合作如何措置軍儲馬料柴草之類有無匱之合作如何辦集遇風塵之警若為捍禦若為應援若為制勝各從實具申樞密院詳酌施行山東忠義仰節制司開具實管人數若干已收剌若干揀退若干見安頓於何地統御以何人今欲分作幾屯防秋在即寨宇卒未成就合作如何料理今欲立為幾軍其制領正副將以下合作如何區處逐一條具申上其間有合商確事件庶幾豫為之备毋致臨期誤事 奏蒙

時論謂直言為好名公奏人才國之元氣進退消

長之機乃治亂安危之候涵養元氣而壽其脉有國者所當加意而人才之消長由士氣之屈伸士氣之屈伸由言路之通塞彼其不敢昌言於公朝而隱憂於私室不敢明告於君父之前而竊議於朋友之間非盛世所宜有也（奏稾）

公奏對閒一日上問鄉里有何人才公薦吳純臣有監司之才遂除廣西憲温若春宜清要之任遂除秘書郎後皆稱職

爲講官時說漢書二節是前人無說發明一云漢文帝君臣不學即位初元首以獄刑錢穀問周勃

勃謝不知問平平舉大體以對惜乎文帝不學不能舉周事以詰平周以冢宰通三年而制國用以八法而平邦國非留意獄刑錢穀乎以此詰平知其無以藉口矣二云周亞夫鞅鞅非少主臣此是亞夫強項氣習細柳之屯去中都不遠閉營門以拒天子謂之警不虞則可而尊君之禮則未至也景帝忌刻宜其不能容孔子論爲臣則曰其行己也恭其事上也敬亞夫不學毋怪乎恭敬之事未之有聞曾就附錄

嘉定十三年四月出帥成都是時二虜交攻往來

寇蜀盐都諫帥難其人故有是命公奏天下之事須要中外相應大小相維而後有濟盖中外當如一家貧富休戚實同其責而勢不可不相屬大小當如一體疾痛痒疴皆切於身而情不可不相孚臣鑊蟻無援孤立萬里外設或中外勢不相屬大小情不相孚以致誤事一身獲戾何足深計而事體關係利害非輕内引復奏實邊而後可以安邊富國而後可以強國竊聞軍興以来帑庾告竭設若有警縛手無策而後有請于朝恐無及矣臣區區此行職所當為義有可為誓當糜捐以圖報稱

不敢為身計至於廣科撥以寬民力厚儲積以壯邊聲陛下當爲蜀計上嘉納之奏槀

十四年十一月宣撫使安公丙薨宣司奉印來歸軍民屬望公權宜納之以安反側亟聞于朝繼得旨權宣撫職事十二月除四川路安撫制置使兖是有日者在大慈寺見公語幕客平齋洪公曰帥嶺南古佛西蜀福星也至節前後當度劒時宣閫猶無恙已而如其言

公嘗題劒閣云萬里雲間戍立馬劒門關亂山極目無際直北是長安人苦百年塗炭鬼哭三邊鋒鏑

天道久應還手寫留也奏炯炯寸心丹對青燈搔白髮漏聲殘老來勲業未就妨却一身閑梅嶺緑陰青子蒲澗清泉白石恠我舊盟寒烽火平安夜歸夢到家山

公每謂士大夫處同僚常因小憤而誤國家大事由不能勝己私治客氣故帥淮時嘗奏名位相統屬而勢不合文移相關白而情不通聲色笑貌相周旋而意不叶事鮮有濟及之蜀亦以內外一家大小一體為對

公任蜀閫適邊戍久不解甲總計告乏秋糴是時

主計者茫然公即下成都府撥三十萬錢引爲倡仍牒茶馬司撥三十萬三路漕司各撥二十萬潼川遂寧漢州各撥一十萬接濟總所急缺乘時糴買以備來歲支遣且申朝廷將上項錢理作科降自昔閑蜀每病運漕之難蓋蜀地僻遠灘流險絶每一綱運動歷半朞且有沉折之患成都苗頭歲十五萬石舊及十萬即折輸以實私槖斛有爲公家計者公自庚辰冬到官留意軍儲并收正色二三年間所積頗厚壬午秋省倉見管二十九萬餘石歲支有餘遂撥十萬石優立賞格選官津運至

利沔魚關等處安頓以充朝廷椿積之數通計舊
糴三十餘萬石專備經常外不測支用家集
公身藩翰而心王室務薦賢以報國在蜀擢拔尤
多若游侶洪咨夔魏了翁李庭芝家大酉陳韡劉
克莊李昴程公許黎伯登李性傳王辰應王潩魏
文翁高稼丁焴家抑張裨度正王子申程德降郭
正孫蘇植黄申高泰叔李鍚各以道德文學功名
表表于世隆州進士李心傳累舉不第以文行聞
于國諸經皆有論著尤精史學嘗著高宗繫年錄
號詳洽國史院取其書備檢討又纂集隆興乾道

淳熙典章及著泰定録等書以白衣召入史舘亦
公特薦葉粹
公在蜀省賞薄斂公私裕如將去舉羨餘三十萬
緡歸之有司以佐邊用一無私焉代者輙乾没虜
攻三關調度無以繼仕於蜀者鮮不爲奇玉美錦
所動公至官爭以爲饋悉卻之去之日至蜀口四
路制領舉所嘗卻者以獻有加焉俗謂之大送公
卻愈力
公至成都時安公丙以執政任宣閫夏人書來約
夾攻公聞之亟致書安公曰自金虜棄燕山東兩

河勢如破竹滅亡可待異時震鄰之患大有可憂
金人不顧死亡南窺淮漢宜及此時招納豪傑選
將練兵脩固壁障以待蜀連年被兵士氣未振豈
宜輕舉彼區區西夏衰微益甚何足為吾之犄角
萬一失利虧損國威公必悔之其年師出攻秦鞏
二州不克夏人先退大將王仕信以逗撓伏誅果
如公言安公深相敬服文關外四州蜀之扞蔽守
興二吳百戰死守和尚原仙人大散關之地公權
宣撫兼制置申明賞罰措置有方首擊尾應敵不
敢犯及丐閑史相以其黨鄭損代至議棄四州地

於是劔門之險與虜共矣累朝所有激賞庫金帛悉以遺權貴鄭雖以此得罪國家首蜀尾淮上流失勢漸不可支蜀士夫流離出峽言之必流涕或云禁中時時撫髀興嘆其後命余玠經復迄無成功惜哉廬陵江中錄公遺事

理宗登極以湖南帥召不起繼召以江西帥又不起端平初又除吏部尚書亦不起力請休致乙未二月循梅戍卒曾忠等四由惠城倡亂徑擣廣州主將熊喬脫歸告變廟使黃歲等以一郡生靈係命於公請登陴撫諭公為惻然亟偕往諭其故叛

卒一見羅拜城下以賊平久不得撤戍爲對公遂召秘書李公鼎奕節推楊公汪中縋城諭賊曉以逆順許之自新賊始引去公授諸壘嚴爲備禦撤摧鋒統制毗富道會諸戍將追擊之（家集）

叛卒初抵城薄北門摧鋒本寨纔一壁隔人心憂危懼生內變公與庾使黃公議開府庫大犒諸軍令熊喬田本寨鎮壓客護北門區處有方關防甚備時軍氣頗驕大肆剽掠擇其尤無良者誅之於是帖息民恃亡恐（家集）

變聞于朝三月除公廣帥始賊自廣遁去趨肇慶

郡境招納亡命從者響應勢燄益張入據府城官軍進擊賊棄城潛遁去盤礴四會懷集間郡邑洶洶公不敢辭即家治事家集賊自懷集遁還入封州境山徑險峻不可追擊公亟與憲使彭公鋐遣將調兵四面圍襲氣勢翕合賊屢戰北窮蹙來歸公以徒分隸諸軍悉殲之家集寇平即力辭閫事所得廣餉月稟錢一萬一千餘緡米二千八百餘石悉歸于官一無所受家集

端平二年閏七月拜參知政事五辭凡七辭曰臣之事君死生惟命此古今不易之大義也避事者或

偷情以自便沽名者或矯激以爲尚方命之誅皆
所不貸至如年齡已邁疾疢已深任重力綿不容
勉強則情可憫罪可寬也伏念臣忠悃一心拳拳
體國項年筋力未衰東淮西蜀萬里奔馳乎雖不
逮而力可往未始辭難至於駑力既窮不堪鞭策
雖長沙南昌分閫之寄相去非遥亦不能往陛伏
里居十有二年矣陛下垂憐舊物未忘棄捐擢之
政途急於當任何物衰遲誤蒙簡知如此趣行有
命但切震驚寔是氣體支離不能拜跪何以趍進
班行久病喪心施爲顛倒何以應酬事機況駸駸

八十歲之陳人爲迢迢數千里之遠役能免顛仆於道路乎茲冒瀆連章之有請而眞情實意之未孚目斷天高辭窮莫措惟俛首窮閻凜凜俟譴而已夫以一介螻蟻之微敢於屢犯雷霆之威豈得已哉伏望聖慈念臣衰殘俾遂乞骸之頭以保全其老路則洪造曲成之恩大矣端平三年十一月拜右相與左相李宗勉並命喬行簡爲平章三奉詔書四承御劄中使關彬鄒成王淵銜命趣行往復再三宣賜路費金三百兩由示優崇延竚之意復命廣帥彭公鉉以禮勸勉就道又以郡人李公昴

英嘗從公游輟自班行畀之便郡專往諭志公控
辭至十三疏竟不爲動家集
上既知公必不可強乃下御劄乞言公疏數千言
大畧曰國家聖聖相承惟用人聽言爲立國之本
自任則用人不廣自是則聽言不專而用人聽言
之本又皆歸之清心寡欲其論用人則以德勝才
爲君子才勝德爲小人以眞德秀洪咨夔魏了翁
薦其論聽言則乞以和議之實意備邊之大畧衆
議而公行之毋事獨斷又謂內臣不可令採訪外
事及問群臣能否以開干預之門奏藁

公自謝事還里所得祠祿衣賜悉辭不受客有問者公荅曰仕而食祿猶懼素餐今既佚我以老而貪君之賜可乎聞者嘆服

公自中年喪偶不再娶官至貴顯不蓄聲妓買宅一區未嘗增飾園池臺榭亦未嘗增置產業便坐左右圖書無玩好書室所豢白宦鷄一雙而已其恬淡無欲蓋由天性非矯也

公嘗删改處士劉臯語命其客吳中隸書爲座右銘云無以嗜欲殺身無以貨財殺子孫無以政事殺民無以學術殺天下後世時臨江蕭大山𡸣客

行之可也又曰比年以變故屢出盜賊跳梁雷雹震驚星辰乖異皆非細故京城之災七年而兩見豈數萬戶生靈皆獲罪於天者百姓有過在予一人此陛下所當凛凛惟有求直言可以裨助君德感格天心又曰戚畹舊僚凡有絲髮夤緣者孰不乘間伺隙以求其所大欲近習之臣朝夕在側易於親昵而難於防閑司馬光謂內臣不可令其采訪外事又問以群臣能否蓋干預之門自此始也若謂其所言出於無心豈知愛惡之私因此而入其於聖德寧無玷乎帝覽奏嘉歎趣召愈力控辭

至十有三疏嘉熙三年乃得致仕以觀文殿大學士提舉洞霄宮自領鄉郡不受廩祿之入凡奉餘皆以均親黨薨時年八十有二遺戒不得作佛事累封至南海郡公謚清獻

論曰唐張九齡姜公輔宋余靖皆出於嶺嶠之南而爲名世公卿造物者曷嘗擇地而生賢哉先王立賢無方蓋爲是也番禺崔與之晚出屹然大臣之風卒與三子者方駕齊驅洪咨夔許奕直道正言於理宗在位之日陳居仁見稱循吏親結主知劉漢弼抱忠以死哀哉

間出之奇況年不可及自守其堅即其中之所存自此而充之遠到未易量也比聞春風得意之初聲光不露盛名之下謙以將之夫所養厚則所受必大區區贊喜正爲是也初筵不必擇官擇地榮進素定茲爲發軔之初

公之子宇叔似性寬厚納婦有苗田六百石爲資奩公命婦之喪殁戒用緇黄子姪俱戒無出仕識慮高遠非世俗所及